

游建西 著

海天武侠系列

龙吟苗疆



海天出版社

龙吟苗疆

游建西 著



下册

I247.4

12

海天出版社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5)
第 一 回 黎峨山巫仙遗天书 枯叶观李闻遇刘基	(1)
第 二 回 朱允炆京都接帝位 洞庭湖苗女斗恶少	(18)
第 三 回 洞庭湖蚌蛟双斗珠 贾向正计劝贪衡峰	(38)
第 四 回 岳阳楼李闻评仲淹 银月岛沁蕊续前缘	(55)
第 五 回 斗妖道沁蕊救秦迈 复前识李闻认夙缘	(69)
第 六 回 金刚怪驼斗法洞庭 李闻沁蕊双回苗疆	(87)
第 七 回 娇娥奴情解紫云窝 贾向正委顿出衡山	(101)
第 八 回 红崖刻字显真形图 河洛道场潜修行侠	(120)
第 九 回 施淫威衡峰反遭擒 斗绿毒金刚陷魁阵	(138)
第 十 回 缅甸僧气斗少林僧 破咒人喜列剑仙群	(156)
第 十 一 回 玉玄经秘显金霞洞 贾向正巧遇香桂妹	(179)
第 十 二 回 梨花奴怒斥贾向正 娇娥奴伤情括苍山	(197)
第 十 三 回 天星药婆怒杀崔峤 少林弟子枉死苗疆	(212)
第 十 四 回 饮女酒说八味助兴 唱苗歌言六情尽欢	(229)
第 十 五 回 说了意道衍劝燕王 攻九门袁珙收张信	(248)

- 第十六回 失雄城耿公布刹阵 围真定燕王折兵将 (263)
- 第十七回 败南军燕王入帝京 扮和尚惠帝出皇宫 (278)
- 第十八回 密杀令朱棣除惠帝 接谏喻李闻护和尚 (293)
- 第十九回 上终南道衍查行踪 渡长江柳蝉子遭劫 (308)
- 第二十回 武胜关李闻逢旧识 青牯山孙彪入邪派 (327)
- 第二十一回 叙假意魔尼动真情 唱词曲和尚借至宝 (343)
- 第二十二回 青牯山妖道斗魔尼 感应寺惠帝见明烦 (363)
- 第二十三回 强留人赌气斗法宝 欲交友小心收木鱼 (381)
- 第二十四回 战明烦灵骨收金钵 说有缘魔尼会妙尼 (399)
- 第二十五回 犯黎峨衡山充先锋 攻苗疆李闻斩衡峰 (414)
- 第二十六回 评剑花沁蕊演符策 议功夫梨花笑贾生 (430)
- 第二十七回 说闲话魔尼借法宝 尝肉芝神君说灾厄 (449)
- 第二十八回 赴黎峨三魔尼受阻 战凌蕊有情人呷醋 (469)
- 第二十九回 幻景冰山吓走三尼 假作封神实做皇帝 (485)
- 第三十回 明月献瑞武当呈祥 金忠说乐道衍改诏 (503)
- 第三十一回 大都老祖神法收魂 广德大师索要五岳 (521)
- 第三十二回 二明凶僧形神俱灭 少林掌门作茧自缚 (538)
- 第三十三回 说药蛊小苗哥赚金 飞草海大痴盗鹤蛋 (554)
- 第三十四回 红花药婆气困大痴 真痴上人开悟释仇 (570)
- 第三十五回 接霞楼红花论佛道 马郎坡二张听山歌 (587)
- 第三十六回 黎峨山广德战李闻 金霞洞高僧陷凶阵 (605)
- 第三十七回 驯金钵灵骨析正邪 七煞阵剑僧应因果 (622)
- 第三十八回 神宝水晶光破魔阵 秀士奇才解说封神 (638)
- 第三十九回 说玺钮道衍救二儒 讲道法无尘诛凶蟒 (654)
- 第四十回 柳蝉子贪玩遇黑儒 陈道人怕死逢恶人 (671)
- 第四十一回 欧阳青义收朱千魂 柳蝉子避敌无名洞 (690)
- 第四十二回 白云山洛轲送神剑 吟花楼侠士救义女 (708)

第四十三回	罗永庵蝉子收灵犀	响琴峡三情会四箫	(726)
第四十四回	斗火龙六女困恶阵	施故技无情死苗疆	(746)
第四十五回	碧烟岩忘情请神君	茨杉坪火龙布古阵	(764)
第四十六回	破古阵神君擒火龙	说空青玉茹换神体	(782)
第四十七回	避雷劫二情试飞剑	揭玄机蝉子炼丹功	(800)
第四十八回	御飞剑开启青冥路	争封神引出群仙斗	(817)
第四十九回	布奇阵怪驼困四仙	析丹诀流云救清泉	(834)
第五十回	五岳剑仙胜战罗刹	道衍大师气馁武当	(851)
简体字版后记			(866)
创作之主要参考资料			(870)

李闻见欧阳青不知就里，就把才刚打斗情形详细向沁蕊说了。沁蕊听了也不知所以然，回说道：“你那夔明鐔乃神剑一把，照理对方剑不经你这剑一碰，怎的双剑碰出雷火，并能一并飞空，想来也让人费解。衡峰上人在我所知各派掌门中，功夫只算二流人物，手中剑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居然能与你那剑碰出雷火，别的说不上来，倒是应从衡山派的功夫方面想想。”

李闻道：“衡山派的功夫，这我却不太了解了。”

欧阳青插口道：“前一段在洞庭我还记得些，当时见衡山一道士同苗人武师相斗于湖上，那拳法中武当和少林的都有一点，只是被衡山派改过，显得更加刚劲些罢了。但那只是拳脚，与剑术又不一般。”

沁蕊道：“经欧阳青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来。闻说衡山派剑仙一流的理路，从正一派盟威雷法和禅宗小金刚法演化来，这两法大多门派都知道，无甚奥妙处，只是这两法炼起来因人而异，说高可高，说一般可一般，只看个人悟性和平素气功底积累。你言双剑碰出雷火，是不是在这两法上想想。”

沁蕊刚说到此，凌蕊从一旁过来，笑着道：“姐姐这一说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只看二人打斗时，对方手上掐诀，玩着什么花样没有。”

李闻见凌蕊从后山过来，插这一句，立马有些醒悟，先招呼凌蕊坐下，忙来说道：“刚才凌妹一句提醒了我，与那衡峰交战时，对方抖出几朵剑花，在阳光下，像是朵朵梅花飞舞，我用剑来挡搁时，便雷火迸发。看来十有八九文章出在他那梅花虚影上。”

沁蕊噓了一声道：“这就对了，正一盟威法觐我虽不完全清楚，但却知这法中的‘太上三五正一盟威三元将军觐’和

‘太上正一都天凤凰箓’。这两大符若用手书画时，都有点像在画花，只不知衡峰是用哪一种，亦不知我这猜想对不对。”

凌蕊道：“先不管它对不对，只我觉得很有道理，即便不是，这思路也是很好的。李闻可用玉玄经参悟一下，说不得各派掌门的飞剑秘诀都与自己门派符印有关。若是这样，以后大家都得将各派印符了解一番，不光是搞清剑路和拳法就行了的，那些法宝的应用，自然同符印有关。且法宝效用也应该同各符印连用有极大关系。”

李闻道：“这话说得再对不过，过去将剑路与符印各分一路来炼，结果法是法、剑是剑，两下分离，未能贯通一气，这下经大家一议论，又使我开悟不小。刚才沁蕊提到‘太上三五正一盟威三元将军箓’和‘太上正一都天凤凰箓’，可否先将二箓功用大致情形说一下，看有否启示在其中。”

沁蕊道：“说起来也都是基本的东西，大抵道家高功都要接触这一基本修习。那正一盟威箓乃是东汉以后至隋唐以来正一天师门下道法功法的总汇集，因各类法箓太多，就是正一派江西龙虎山的掌门，也都很少有全面研习完的，无非是择其自己认为紧要部分来修炼。我所知的二箓也是偶尔得到，因一直认为与御剑无关，仅是在驱邪治病上 useful，也只当学着玩玩，不甚看紧。今日提起，细想一下，内中还是有不少与御剑有关的内容。比如说这‘盟威三元将军箓’，内中三元即是太上赤天精元、中元上灵隐形神元、下元上神藏影气元。此三元为三气正神之统驭，水、火、神的元精，上应玄天，主北斗中气，下应人身体内的心脏及两肾。若长期存想此三元，便有自己元神和精元相联的真神出现，书符画咒，催迫雷印，也都靠这真神完成。尤其那画符，看是手动，其实是由手画一个引子，用手指之气点开虚冥秘门，真神入内调遣神将。这一点倒是各家

都相同，不甚有奇。可盟威覬的特点是能入虚空雷部遣神，这一点又是诸家不如的地方。再有那‘太上正一都天凤凰覬’却是另一种讲究。都天，指东、西、南、北、中五天。五天中有五帝，可分除五方五色之邪神。凤凰指有九凤，谓九色神凤，该法覬认为九凤乃吉祥丹元精气所化，若施用此覬则可足步星罡，鼓翼振威，导达天路。而丹元精气与修法人元神相会，就可抵敌六宫阴气，万类妖氛，其施用当然也离不开雷部正神的调遣。而要遣调这些神祇，非丹元精气不可。画符导引，主要是调气招雷，抵敌妖氛，二覬说起来主要就是这两点。这两点若用以御剑，在飞行上可借雷部电光奔驰，在斗剑上估计可逐电行雷，这是猜测，未曾试过。对散仙而言倒没有多大必要，但对剑仙而言，若这法行得通不仅可在短时间内提高修行功力，且飞剑更会异于寻常剑仙。”

在座一旁众人俱都听入了神，凌蕊不住点头称是，惟柳蝉子不甚懂，只觉新奇，待听到“手指之气点开虚冥秘门”一句时，生出好奇想法，沁蕊刚说完便插口道：“适才说到虚冥秘门，竟是什么？按我所想虚冥即是虚空，哪有什么秘门之说，四处都空着，按理四处都是门。”

沁蕊听了笑道：“因你还不曾入得这行列，对什么都是以凡人眼光来看，故想不通为甚两眼看得空的四周还有秘门之说。既然你问起，先说个大概让你知道。首先我们身处这空间，有阴阳二气，这二气你肉眼也看不到，二气交合，附阴抱阳方天生万物，想这道理就好懂了。既是有二气存在，便会有三气、四气、若干气存在，这便是老子所说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理，在气亦然，故阴阳二气合和运化，又生出清、浊、湿、燥、火、冷、温、毒等若干气，这些在凡人看来，仍是一样，因无法分别之故。但人的身体和心神会知道，

着湿、燥、火、毒等气，必生病无疑，而身处这些气中，心神不宁，情绪不安，各种不适，不知者还以为此系情绪所至，知者便晓得是气场不对，这样想你应该明白一些了。”

沁蕊见柳蝉子点头，又道：“既明白阴阳二气生出诸多气，就好说一些在诸多气中，又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气的流布各有权界，互不影响，这权界就是门。打开这门非易事，须靠调动五行制化方能打开。什么可以调动？人的精、气、神可以调动，但这必须是修炼之辈方行。比如说，想开启土门，自身却在东方甲木之位上，此时怎办？就必须调己土之气合于甲木之气，二气相合，自成土气，而土门自开。同样道理，若与敌方交战，想以法禁住对方，须先查看对方位置，若在乙木位上，你想禁他于金气之中，便调庚金之气合于乙木，二气一合，敌方自然被禁。因此，怎说这虚空无门。有门无门，在肉眼凡胎之辈确是看不到的，主要因身愚神呆之故，修炼者则不同，体能敏感不说，其神更灵，何方有异，何方有邪，其神自知，有时心神受阻，无法游行虚冥，神不清，气不爽，无法知欲知之事，这便是神受虚冥秘门所阻之故。照理，人的头脑无事不可想象，无物可阻隔，可有时偏会呆笨得很。为甚会这样？这都是因虚空中各种流行之气所形成之秘门阻隔，才使头脑变得迟钝不灵，兼无穿透力才会这样。所有情形大致这般，不出此理，我再多说你更不懂，待你日后修炼自会明白。”

柳蝉子自知有的听明白了，有的尚不清楚，但见大家讨论话题不在于此，只好不复多言，静下来细听。李闻见柳蝉子问过，便又接上沁蕊前面话说道：“才刚所说盟威法篆给人启发甚大，只是你说它那符印用手画出来亦像花朵，不妨画来看看。”

沁蕊听李闻这等说，便笑着站起身来，移步至空旷地方，面对着众人，轻举莲步，挪动柳腰，在地上禹步，神足起完一个北斗七星，左手掐诀，右手剑指当空画符，臂摇手动处，连将盟威三元将军觐和正一都天凤凰觐画了出来。众人屏息细看，手动处果然影光如花。符觐才得书完，沁蕊周身七彩虹光飞舞，附近周围清磬连敲，大家一阵喝彩，都道：“果然神异，果然神异。”

沁蕊这边见符已初发生效，因无事画符欣赏，怕符神生气，见大家已看清楚，连念谢神大咒，送了符神，虹光清磬立时消去。

沁蕊收了符，仍微笑着要走向众人身边。李闻见了，叫道：“莫忙，莫忙，手画符觐已是神异之极，手影花光给人极深印象，不知剑来书画如何，不妨也试试。”

沁蕊见这等说，用手来向欧阳青示意，欧阳青知是要剑，忙递了过去。沁蕊接剑在手，说道：“以剑书符，过去从未试过，我想书画起来倒是简单，同手指一理，但要想气贯剑尖，气连神通，便不是马上能做得到的，只能照先前样子做做，看有甚花样出来，画不好时，不要见笑。”说完，仍然禹步神足，七星点跳，左手掐诀，右手按适才二符觐笔画，望空画了数画，果如沁蕊所说，神气一时难于贯注剑尖，画出符来，剑尖失序，线条中断，看去虽有出花样式，却无出花神韵。同刚才一样操作，一样符觐，却毫无效应。

李闻见着，说道：“还是沁蕊说得对，神气与剑尖疏离，起不了效果，不过可以肯定，那衡峰与我交战时，所抖剑花，定是这类符，这倒可以提醒我，不妨再多参悟参悟玉玄经，将此类符觐的机关参透，日后万一再碰着，不至失惊莫名。这确如巫罗神女所言，每修至一处，便有不同外魔来侵，看来我这

参悟玉玄经真是须在打斗磨练中来领悟仙机。”

李闻这边说完，沁蕊提剑走回，众人围坐石桌旁，重新坐下，大家又顺着李闻刚才所说话头扯了些闲话，复要木家姐弟介绍初同中原门派交战感受。二姐弟正要说话时，突然有弟子来报，谓木须长老和宁兹长老带了好几峒长老到来。李闻忙道：“快请。”

不一时木须长老等人走到，众人移至金霞洞中厅说话。原来，各峒长老乃为先前少林智明和尚和慧明和尚所杀黎峨山附近数十个苗人而来，二凶僧以为将那十几户人家杀尽飞走，便无人知道，不意被躲在山岗乱草丛中的几个苗童看见。几个苗童待二僧飞走，连忙跑去附近茨花峒找山翁长老。照苗童描绘二僧装束打扮，山翁长老猜是中原和尚所干，又急忙联系木须和宁兹长老多人前往出事村寨查看，果然数十具尸体、十几户人家，血肉模糊，满地残血狼藉，凶僧连妇孺也未放过。众长老见着面前惨状，一个个老泪横流，忙安排人手将这十几口人家埋葬，便急急赶往金霞洞来向李闻诉说此情况。

诸长老说完，木家二姐弟遂想起交战的少林二僧，各将二僧形状、装束、兵器一一说了出来。大家听了，估计十有八九是这二凶僧所干，但苦无凭据，还不好就下结论。木家二姐弟说时，因听闻二凶僧穷凶极恶，情形激愤，恨不得马上就飞去少林寻找二凶僧寻仇，听诸位长老说“苦无凭据”时，差一点要跳将起来。木伽萝大声说道：“还要什么凭据，就凭苗童描绘穿着打扮，就可以肯定是这二秃驴所干。”

木伽萝大声说话时，早有几个苗人弟子在一旁听见，内中却有二人乃是这家村寨远亲，闻说远亲遭杀，竟哭了起来。木须长老见自己孙儿如此激动，当着师父李闻和众长老面前大声说话，全不像修炼人涵养，忙将木伽萝喝止住，转又安慰在一

旁悲哭弟子。长老见事情有些搞得乱哄哄的，便让木伽罗和木凤萝带一干苗人弟子退出中厅，好同李闻等人议事。

暂不说苗疆诸长老找李闻等人商议事宜，且先说衡峰上人命丧苗疆后，几个弟子将尸首抬回衡山准备厚葬。毕竟因衡峰乃一派掌门，加上衡山派独处一岳，在江湖上名声赫赫，如今一死，自是惊动中原各派。而衡峰此次死亡，又因少林、武当两家为追寻朱允炆丧命，两家除不可坐视之外，还想利用此事激起中原各派剑仙攻打苗疆。那智明、慧明、王云、李青当日逃回少林，又将自己在苗疆所遇添枝加叶说得天花乱坠，谓“苗妖凶顽，异派猖獗，终有一日祸及中原各派”；又谓“衡峰乃一代剑仙前辈精英，居然也惨死苗疆，足见苗妖气焰嚣张”等语。

少林、武当亦乘机抓住这事大做文章，广德、道衍、袁珙、金钩道长等人都亲赴衡山悼念衡峰，为将此事搞得隆重有声色，又同衡山诸门人共同择日向天下水陆两岸僧道两门发出，讣告，通告天下诸派在衡山为衡峰上人举办度亡黄规法会。

讣告发出，各门各派有面目的人物确实按时来了不少，一时衡山高手云集，气氛肃穆，衡山上下所有仙俗宫观道士一齐出动接待，忙得全山不可开交。道衍和袁珙细看吊唁来客名单时，首两排写着少林广德大师率弟子若干，武当金钩道长率俗家弟子若干，其余依顺到来者都是：

武当坤道剑仙弟子：李杓香、吴紫嫣（师紫灵娘）；

武当乾道剑仙弟子：王云、李青（师拿云手怪驼）；

崆峒剑仙弟子：贾向正（师慕云鹤真人）；

天目剑仙大痴上人、弟子张正玄；

茅山剑仙弟子：陈处善、赵红药（师玄真上人）；

青城剑仙弟子：上官青云（师流云上人）；

嵩山剑仙知虚上人、弟子何俊；

九华剑仙真痴上人、弟子张允；

天台剑仙澈韵真人、弟子王陶；

泰山剑仙无尘真人、弟子皇甫一；

五台剑仙弟子冯暮西（师大弥神佗）

以上各派剑仙，道衍和袁珙细看时，见不少只是派弟子来参加，不由皱起眉头，待看到好几派是师尊亲率弟子来时，眉头才松开。再来往下看一些不成派的剑仙散人，都有：

陕西禹山道人白虹子；

川西莽山绿毒星主；

江南云孤山荷莲庄主张崇云；

四川大茶山散人刘一龙；

湖南飞燕山钱超云等等。

再往下看，好些不知姓名，知是不出名的人物，也就不细看。开初当看到白虹子、绿毒星主和荷莲庄主的名字时，道衍与袁珙互看了一眼，二人心知此三人乃衡峰生前好友，白虹子和绿毒却是江湖上有名的邪派人物。二人互看这一眼，是不解衡峰怎的同这二人有来往。看罢这些剑仙散人名单，便是江湖俗世各派名单，道衍和袁珙都不以为然，只表皮过过目，大致有江南青竹帮、河北虎眼帮、河南豹头帮、山西龙帮、山东合气帮等等。看至此，道衍无甚兴趣，不再往下看，偏头对袁珙道：“从各派有名剑仙看，都还有哪些未到？”

袁珙道：“我适才初算了一下，还有几家最有名的未来，都有昆仑派镜虚师太、峨嵋派清衡真人、魏宝派云桐真人、终南山冷虹真人、华山派清泉大师、恒山派了尘真人、山西玄空寺凝珠大师等等，这些都曾发过讣告通知，本人不来，连弟子

也未派一人来。”

说到此，道衍又不禁又皱了皱眉，遂说道：“初以为衡山派在江湖上地位不凡，如此看来，我们估计有错，居然少林、武当两派联名也仅如此，衡峰为人可想而知。不过好在是峨嵋、九华、泰山、嵩山这样大派是掌门一流人物亲来，也算是让人庆幸了，其他诸如青城、崆峒、茅山等能派弟子参加，亦能给人些慰藉，只不知这次华山为甚没有派人来参加，让人纳闷。前次少林向各派发出请柬，华山还有人来？曾委托该派查找抢走朱允炆那三个女剑仙，也不知消息如何，今番未见人来，此事多半告吹了。”

袁珙听罢回道：“眼下能有多少人来？就算多少，我估计像华山这类门派，多半是因燕王未得禅位，着观望等待。人心难测，我们这等想法，不一定各派都相呼应；再说少林、武当虽说名头颇大，也不一定各派都服，就是他们本派内部意见也不见得统一。你看武当仅俗家一派由掌门带队前来，剑仙中乾坤二派，仅委派弟子前来，这算是给面子的做法。挑头的门派都如此，其他各派心存有异也就不奇怪了。”

袁珙说完，道衍点了点头。此时有道士来知会，悼唁衡峰道场法事开始，二人不再交谈，步入集会中殿。一阵鼓、钹齐鸣，衡山大弟子徐玄真亲任高功，为衡峰操办度亡黄观法会。此等仪式其实到会剑仙均知，只不过是做给世俗帮派看的。衡峰兵解于李闻剑下，元神早飞回衡山松风真人闭关处，召开这会，不过借此联络各派。法会约搞得一个时辰，待徐玄真为衡峰点完三元归真引魂香后，剑仙一流人物退至祝融后殿议事，前殿和中殿留给俗家各派休息吃素筵。

各派剑仙退至后殿，略事休息寒暄，便议了三大话题。一是追寻朱允炆迫其禅位给燕王，同时找回和氏璧玉玺；二是对

苗疆出现的新异派剑仙人物李闻和一干飞剑之辈，各派作何打算；三是衡山派掌门惨死异派剑下，中原所谓各正派如何扶正弃异，倡明正教。

三大话题本属一体，侧重面却不同。道衍、袁珙、广德和金钩道长最关心第一个话题，谓所有这些事发生，都同第一话题有关，认为是问题之总枢。嵩山、峨嵋、九华、天台、泰山各派却对倡明正教话题兴趣极大，谓若让异派猖獗，正教不及时予以收拾，终有一日会异邪当道，正派复灭，天底下再无道德人心可言。衡山派衡峰弟子罗链等人和白虹子、绿毒星主、荷莲庄主等人却是为衡峰报仇的话题大肆议论。白虹子和绿毒星主其用心又不同，二人借报仇迫切的话题大做文章，乃是意在趁机夺取玉玄经和和氏璧玉玺。二人早被各派剑仙看作邪派高手，心知此次共同议事不过看衡山面子，众人不加评头论足罢了。峨嵋、九华议论倡明正教，也在暗中讽刺二人，二人理会得，只装作不知，可听在耳里，心中却嗤之以鼻。

衡山会期话题重点不一上，足足开了三天，最终落脚在如何集中人力先突破某问题上。报仇问题可与倡明正教问题一起行动，因事发集中在苗疆，两大话题归一路处理。寻找朱允炆亦同报仇问题有关，但却要分一部分人找那三女子。待议到三女子时，少林广德大师道：“不日前少林寺派出剑僧在湖北、河南交界一带曾发现破山老尼弟子三情魔尼踪迹，不知是否与劫走朱允炆有关。”

金钩道长被广德大师所言提醒，也谓武当剑仙同少林一处活动时，亦有所见。道衍闻说有些线索，忙问广德三情魔尼系何等样人。广德遂将破山同少林曾有渊源的话简单说出，又说这三情魔尼因犯戒不守清规，早被破山逐出师门，一向不敢与少林作对，这些日突然有些异动，让人犯疑，不过若真是这三

魔尼所为，事情甚简单，只要少林出面，必可解决，只怕不是这三魔尼搞的，事情就有麻烦，一点头绪也无。道衍听后，请广德安排剑僧前往鸡公山静心庵打探。

不说各派剑仙心机不一，借衡峰法会招揽实力，网罗同党，无休无止议论那三大话题。却说此次贾向正因奉师命也来参加衡峰度亡黄蛄法会，对衡峰命丧苗疆，一点也不惊奇，因自己颇了解苗疆情形和李闻等人，见各派议论纷纷，知大多无知愚昧，所谓倡明正教之说，在贾向正眼里更是一文不值。对道衍、袁珙和广德等人所谓皇权封正之说，觉得滑稽好笑，内心实瞧不起少林和武当出面挑头这事，无如自己师父碍着各派情面，要派自己参加，心里好些勉强，衡山自娇娥奴走后，对贾向正已再无吸引力，此次勉强能来也只因想探看梨花奴而已。那法会第一天，贾向正同过去熟人绿毒星主、荷莲庄主及其他人略道寒暄后，再将道衍等人想议之事略作了解，便溜出了祝融后殿寻找梨花奴。

梨花奴虽说是衡峰弟子，但对衡峰平时为人早瞧不起，尤其又与苗疆高手过不去，多次制造事端，甚觉衡峰无聊，心里老不是味道。娇娥奴出走，加上认苗疆天星药婆为干娘，时常心存出走衡山之想，无如自己是衡峰名下徒弟，无甚理由离开，也只能暂忍。自己一人常独处紫云窝静心修炼，一干师兄弟，除对徐玄真、郑守道、尉上云等人心存敬意之外，亦觉诸人均非真仙人才。衡峰这边自己的师兄弟、却认为多数不堪造就，结局堪虑，因此甚少同诸人往来。此次衡峰死于非命，原在预料之中，不仅心无为师父惨死愤慨，反觉少了些压力，自己离开衡山机会到来。

前往何处，曾想过娇娥奴处，亦想过凌蕊洞庭湖处，自苗疆认识凌蕊，二人颇投缘，比往时同娇娥奴一处时话还多，那

心里常常将凌蕊想念。对天星药婆心存敬意不说，还时常念着要去探望。香桂虽说与自己说话不多，但二人无间相处，也甚快活，想起这些，不由对中原各派叫着要收拾苗疆心生厌恶。度亡法会一完，虽得通知要往后殿议事，借口自己晚辈，听从安排，便早早回紫云窝去了。

回到房内将如何出走想了多时，忽想起此次会上也晃眼见贾向正，只不知这次为甚没来先找自己，虽说前番自己动了真念要想杀他，可自那次表白改过，自己心里对他早无芥蒂，但为甚不来先看自己，怀疑可能上次太伤他的面子。说起来此人身上虽有劣性，但却聪明有趣，不让人厌恶，就自己所见年轻一般剑仙，论才华功力，及得上的甚少。

梨花奴正想至此，忽听有人楼下敲门。这段时间衡山上因仙俗人等来往甚多，大多地方撤了禁制，若不用心屋外，事前无预告，多不去理它。梨花奴此处甚幽闭，一干师兄弟甚少前来，等闲人莫敢入内，什么人敲门？几声门响？敲法生疏，猜有可能是贾向正找来，便从楼上窗户探头来看，果不出所料，心中有几分高兴，忙从窗上招呼，下楼来开了门。

方见面贾向正便道：“我不喜欢那些笨蛋的会，见你不在会上，猜你在紫云窝就找来了。”

梨花奴笑道：“我也不喜欢跟那帮人坐在一起瞎扯，甚觉无聊，也就回来了，法会上晃眼见着你，因不好打招呼，只想找机会叙谈。”

说完，侧身让贾向正进房，又道：“快请楼上坐。”

贾向正算是第一次看见梨花奴对自己满脸堆笑，人亦长得美若天仙，看着让人心醉，心中颇高兴，边上楼边又抑制不住内心喜悦，滑口说道：“仙妹此处，贾某怎的都是要来的，到衡山时未先来拜望，已是大不敬，怎敢由仙妹再找机会，应是